

象山先生文集二十八卷

外集四卷語錄四卷

宋陸九淵撰

附錄二卷

明正德十六年李茂元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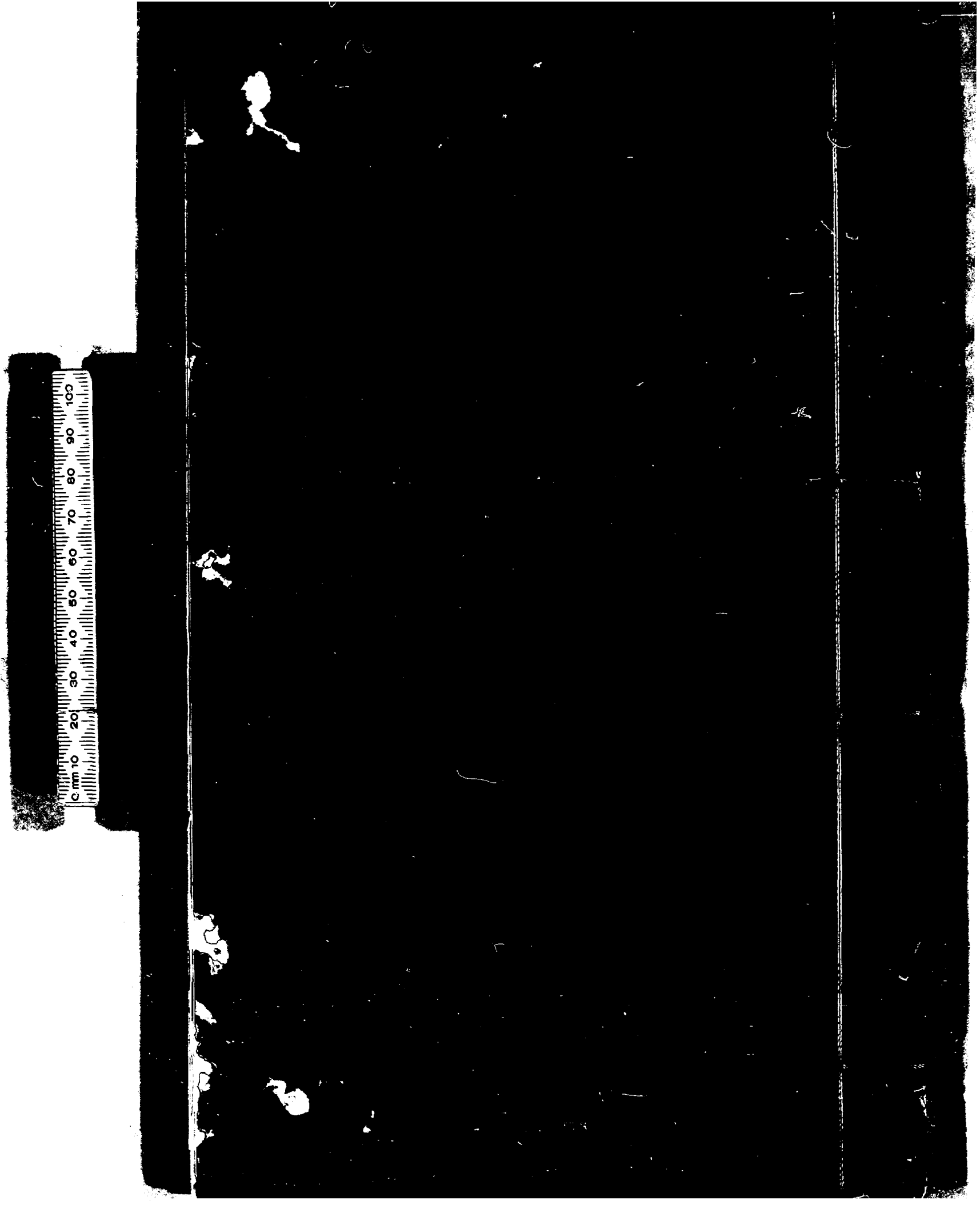
十六冊

本部书开始

书

号 9066

本片卷含





重刊象山先生文集序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曰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
 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
 之謂仁所謂中也孔門之學惟務求仁蓋
 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
 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

衆爲仁。夫子告之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子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知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蓋王遺息而伯術行。功

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形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

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尋孔孟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論議開

闔，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之以爲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家國天下。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矣。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

孟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倡羣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與夫是非同異之爭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氏將重

刻象山之文集而請予一言爲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正德辛巳七月朔後學餘姚王守仁書

象山先生文集序

天有北辰而衆星共焉。地有泰岳而衆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辰泰岳與。自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寢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爲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爲邈而不知其近。求

之愈過愈湮鬱。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塗。如藥久
病迷者。晤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
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聖賢。若干萬里之隔。今乃
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
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弘矣。先生之言。悉由此出。
上而啓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
其他雜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
由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遏俗學之橫流。援天下於
旣溺。吾道之統盟。不在茲乎。爨識先生於行都。親博
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少有昏怠之

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矧復警
策之言。字字切己。與先生之破餘二十年遺言。炳炳
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形俱肅。若親炙然。臨汝嘗刊
行矣。尚多缺畧。先生之子持之。伯微。裒而益之。合三
十二卷。今爲刊于倉司。流布寔廣。書滿天下。而精神
亦無不徧。言近而指遠。雖使古人復生。莫之能易。嗚
呼。茲其所以爲後學之師表與。先生諱九淵。字子靜。
撫州金谿人也。嘗講學於貴溪象山。學者尊爲象山
先生。云。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門人四明袁燮謹書。

有宋撫州金谿陸先生字子靜嘗居貴溪之象山四方學者畢至尊稱之曰象山先生先生家嗣持之字伯微集先生遺言爲二十八卷又外集六卷命簡爲之序簡自主富陽簿時已受教於先生因言忽覺澄然清明應用無方動靜一體乃知此心本靈本神本明本廣大本變化無方矣獨簡心如此舉天下萬世人心皆如此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僞而先儒求之過求諸幽深故反不知道孔

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爲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專叙如右開禧元年夏六月乙卯門人四明楊簡敬書

右象山文安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先生行狀附焉杰聞建安狀元陳公子孫喜與人同其善敬送上件文集請用刊行以與世之志學志道之士共之仍以二賢謚議次于目錄之後杰未學小子竊

象山先生文集序
以謂二議一以為學得孟氏一以為學非伊洛此真
得先生之心至論也二賢可謂知人矣覆議末章伊
川之言與孔孟不類謂有子之言支離謂太極之上
不復更有無極未悉其用意何如然其至論在此嘉
定庚辰秋九月盱水吳杰謹識

象山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書

與邵叔誼

與曾宅之

與胡季隨 二首

與趙監 二首

與鄧文範 二首

與姪孫濬

與李省幹 二首

卷之二

書

與王順伯 二首

與趙然道 四首



與陶贊仲二首

與吳顯仲二首

與李宰

卷之三

書

與童伯虞

與劉深甫

與張輔之 三首

與曹挺之

與曹立之 二首

與黃日新

與黃元吉

與喬得上

與諸葛受之

卷之四

書

與李德遠

得解見提舉

得解見權郡

得解見通判

與諸葛誠之 三首

與王得修

與劉淳叟 二首

與趙宰

與胡達材

與潘文叔

與彭世昌

與曾敬之

與符舜功 二首

與符復仲

與周庶夫

卷之五

書

與呂伯恭

與呂子約

與戴少望

與舒西美

與高應朝

與楊敬仲

與項平甫

與舒元賓

與徐子誼

與趙子直

與辛幼安

卷之六

書

與傅全美

與傅子淵

與傅聖謨

與包詳道

與包顯道

與包敏道

與吳伯顏

與吳仲時

與吳叔有

卷之七

書

與勾熙載

與彭子壽

與邵中孚

與顏子堅

與張季忠

與胥必先

與朱元晦

與吳仲良

與詹子南二首

與陳倅二首

與包顯道四首

與周元忠

與蘇宰

與程帥

卷之八

書

與張春卿

與宋漕

與陳教授二首

與趙推

與蘇宰三首

卷之九

書

與王謙仲二首

與錢伯同二首

與楊守三首

與黃監

與林叔虎

與陳君舉

卷之十

書

與李成之一首

與應仲實

與張季海二首

與張元鼎

與黃康年

與胡無相

與朱益叔

與路彥彬

與涂任伯

與董元錫

與倪濟甫

與黃孝文

與劉志甫

與邵叔誼

與江德功

與曾宅之

與周元忠

與詹子南一首

與吳顯仲

卷之十一

書

與朱濟道二首

與吳子嗣

與傅季魯

與陳宰一首

與李宰

與邵景昭

與王照伯二首

與九延之

與豐宅之

卷之十二

書

與朱元晦四首

與趙詠道四首

與陳正己三首

與張誠子

與張輔之

與饒壽翁七首

與倪九成

與張季悅二首

與劉伯協

與黃循中二首

卷之十三

書

與郭邦逸

與郭邦瑞

與李信仲

與潘文叔

與朱子淵三首

與薛象先

與羅春伯

與鄭溥之

與馮傳之

與朱元晦二首

卷之十四

書

與包詳道

與包敏道二首

與嚴泰伯三首

與傅子淵

與羅章夫

與廖幼卿

與傅齊賢

與胥必先

與蔡公辯

與張德清

與高應朝

與姪心濬

卷之十五

書

與孫季和

與唐司法

與傅克明

與章茂獻

與羅春伯

與薛象先二首

與朱子淵

與劉世伯

與吳斗南

卷之十六

書

與章德茂五首

與張元善二首

卷之十七

書

與張監

與豐叔賈

與鄧文範

與致政兄

與張伯言

與仙清

與沈宰

卷之十八

表奏

刪定官輪對劄子

荆門到任謝表

與廟堂之築城劄子

卷之十九

記

敬齋記

宜章縣學記

荆公祠堂記

經德堂記

貴溪重脩縣學記

武陵縣學記

本齋記

臨川講廳登記

卷之二十

序贈

送毛元善序

送宜黃何尉序

送彭子壽序

送楊通老

贈吳叔有

贈俞文學

贈二趙

贈僧允懷二首

贈曾友文

贈汪堅老

贈丁叔父

贈黃舜咨

贈汪彥常

贈陳晉卿

示象山學者

贈金谿砌街者

贈湯謨舉

贈陸唐卿

贈疎山益侍者

贈劉季蒙

題新興寺壁

題翠雲寺壁

朱氏子更名字說

二張名字說

矯格齋說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

祚德廟始末

鄧文苑求言往中都

卷之二十一

雜著

易記四

易數 為張叔權書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

學說

論語說一首

孟子說

卷之二十二

雜著

史評二首

雜說

卷之二十三

雜著

白鹿書院論語講義

大學春秋講義

荆門軍皇極講義

卷之二十四

雜著

策問十六首

卷之二十五

詩

少時作

聞鶯

鶯六言

晚春出箭溪二首

子規六言

蠟

贈化主

疎山道中

鶯湖和教授兄韻

挽石子童

挽張正應

和黃司業喜雪

遊湖分韻得西字 和楊廷秀送行

送德麟監院歸天童和楊廷秀韻二首

送勾熙載赴浙西監

題慧照寺 贈畫梅王文顯

簡朱幹叔諸友 書劉定夫詩軸

玉芝歌

卷之二十六

文

祭呂伯恭文 代致政祭姪頽之文

代教授祭神文 石灣祈雨文

謝雨文 荆門祈雨文

望壇謝雨文 東山禱雨文

東山刑鵝禱雨文 上泉龍潭取水禱雨文

卷之二十七

行狀

教授陸公行狀 宋故吳公行狀

卷之二十八

黃氏墓誌銘 張公墓誌銘

陸公墓誌銘 黃公墓誌銘

黃夫人墓誌銘 楊承奉墓碣

葛致政墓誌銘

吳伯顯墓誌銘

陸修職墓表

外集

卷之一

程文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

德傳而化解詆

黃裳元吉黃離元吉

使民宜之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

知來知以藏往省詆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者出

庶物萬國咸寧

卷之二

程文

孝文大功數十論解詆

天地之性人為貴論省詆

智者術之原論

房杜謀斷如何論

劉晏知取予論

政之寬猛孰先論
常勝之道曰柔

卷之三

程文

制科解詁

料敵解詁

賑濟解詁

唐取民制兵建官省註

德仁力科省註

漢文武之治省註

卷之四

程文

好學近乎智

學問求放心

主忠信

毋友不如己者

人不可以無恥

思則得之

思仁為美

則以學文



应为“12”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致乃不迷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養心莫善於寡欲

取二三策而已矣

保民而王

績書何如於漢

策問對

文安謚議

覆謚

行狀

語錄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象山先生文集目錄終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一

書

與邵叔誼

前日竊聞嘗以夫子所論齊景公伯夷叔齊之說斷命以祛俗惑至今歎服不能弭忘笑談之間度越如此輔之切磋何可當也充其所見推其所為勿怠勿畫益著益察日躋於純一之地是所望於君子夷齊未足言也此天之所與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

異端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德偽之辨也豈惟辨諸其身人之賢否書之正偽舉將不逃於此矣自有諸已至於大而化之其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齋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增加馴積水漸木升固月異而歲不同然由萌蘖之生而至於枝葉扶踈由源泉混混而至於放乎四海豈二物哉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其為物不貳此之謂也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夫則當早辨是非向背可以立決顏子之好學夫子實亟稱之而未見其止蓋惜之於既亡其後曾子亦無疑於夫子之道然見謂為魯在柴愚師辟之間素所蓄積

又安敢望顏子哉曾之於顏顏之於夫子固自有次第然而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雖夫子不能逃於曾子矣豈惟曾子哉君子之遺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唐周之時康衢擊壤之民中林施罝之夫亦帝堯文王所不能逃也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病其自暴自棄則為之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復之初也鈞是人也已私安有不可克者顧不能自知其非則不知自克耳王澤之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營惑社聖話言徒為藩飾而為機變之

3
2 应為"2"

巧者又復翹翹。虺蜴其間。耻非其耻。而耻心亡矣。今謂之學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馮空言。傳著意見。增疣益贅。助勝崇私。重其稍忽。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為是。沒世不復。此其為罪。浮於自暴自棄之人矣。此人之過。其初甚小。其後乃大。人之救之。其初則易。其後則難。亦其勢然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悉精畢力。求多於末。溝澮皆盈。涸可以待。要之其終。本末俱失。夫子曰。知之為知。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後世耻一物之不知者。亦耻非其耻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稷

之不能審於八音。變之不能詳於五種。可以理揆。夫子之聖。自以少賤而多能。然稼不如老農。圃不如老圃。雖其老於論道。亦曰學而不厭。啓助之益。需於後學。伏羲之時。未有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非伏羲之智不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聖賢。更續緝熙之際。尚可考也。學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於亂原委之倫。顛萌蘖之序。窮年卒歲。靡所底嚴。猶焦焦然思以易天下。豈不謬哉。

與曹宅之

景蒙訪遠。切磋未究。足下以親庭之命。不能留。臨別有來

歲相過之約日望書劔至止。竟墮渺茫何邪。某自去年春尾在山間。聞猶子樵之之計。以歸內外撫棺視窆之役。相尋以卒歲。近者始得復至山房。山間泉石頗多。適值瀑流方壯。噴玉湧雪。處處爭奇。經年之別。不容不遍撫勞之旁。郡朋友往往輳集。應酬殊不少暇。頗復勞勩。既而霖霖不解。遂以感疾。山間不便醫藥。扶病出山。半山遭盛价致書。越數日抵家。病又增劇。比日少甦。始得發視。氣力倦憊。又未能作復。稽留盛价。惶恐示諭。與章大博問答。其義甚正。其前述某之說。又自援據反覆。此則是足下病處所述某之言。亦失其實。記錄人言語極難。非心通意解。往往多不

得其實。前輩多戒門人無妄錄其語言。為其不能通解。乃自以己意聽之。必失其實也。相去之遠。不得面言。不若將平時書問與所作文字。講習稽考。差有據依。若據此為辨。則有案底。不至大訛舛也。且如存誠持敬二語。自不同。豈可合說。存誠字於古有考。持敬字乃後來杜撰。易曰。閑邪存其誠。孟子曰。存其心。某舊亦嘗以存名齋。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只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為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所病於吾友者。

正謂此理不明內無所主一向縈絆於浮論虛說終日只
依藉外說以為主天之所與我者反為客主客倒置迷而
不反感而不解坦然明白之理可使婦人童子聽之而嘖
勤學之士反為之迷惑自為支離之說以自縈纏窮年卒
歲靡所底屢豈不重可憐哉使生在治古或時蒙被元聖
王之澤必無此病惟其生於後世學絕道喪異端邪說充
塞彌滿遂使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與世間凡庸恣情縱
欲之人均其陷溺此豈非以學術殺天下哉後世言易者
以為易道至幽至深學者皆不敢輕言然聖人贊易則曰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

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
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孟子曰夫道若大
路然豈難知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堯舜之
道孝弟而已矣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
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不為耳又曰人能充無欲害
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
勝用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
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

自棄古聖賢之言。大抵若合符節。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如是則為仁。反是則為不仁。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愛其親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之事。則惡之。者。此理也。是其為是。非知其為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遜而遜者。此理也。敬此理也。義亦此理也。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孟子曰。所不慮而

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謂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是實。言事則是實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吾與晦翁書。所謂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辯說。揣摩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

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夫子既歿。其傳顧在曾子。蓋可見矣。况其不工不似。不足以自信。不足以自安者乎。雖然。彼其工且似。足以自信。足以自安。則有終身不反之患。有不可救藥之勢。乃若未工未似。未足以自信。未足以自安。則舍其邪而歸其正。猶易為力也。來書蕩而無歸之說。大謬。今足下終日依靠人言語。又未有定論。如在逆旅。乃所謂無所歸。今使足下復其本心。居安宅。由正路。立正位。行大道。乃反為無所歸邪。足下之不智亦甚矣。

今已私未克之人。如在陷穽。如在荆棘。如在泥塗。如在圉圉。械繫之中。見先知先覺。其言廣大高明。與己不類。反疑恐一旦如此。則無所歸。不亦鄙哉。不亦謬哉。不知此乃是廣居正位大道。欲得所歸。何以易此。欲有所主。何以易此。今拘孿善習。不肯棄舍。乃狃其狹而懼於廣。狃其邪而懼於正。狃其小而懼於大。尚得為智乎。夫子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古之所謂小人儒者。亦不過依據末節細行。以自律。未至如今人有如許浮論虛說。謬悠無根之甚。夫子猶以為門人之戒。又况如今日謬悠無根而可安乎。吾友能棄去繆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為主於內。造次必於

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違於是此乃所謂有事焉
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敬果能不替不息乃是積善乃是集
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真能如此則不愧古人其引用經
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則不為侮聖言矣今終
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有採摘汲引之勞而盈涸
榮枯無常豈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者哉
終日簸弄經語以自傅益真所謂侮聖言者矣書言曰嚴
祇敬六德又言文王之敬忌又曰罔不克敬典詩言敬天
之命又言敬之敬之又言聖敬日躋論語言敬事而信又
言修己以敬孟子言敬王敬兄未嘗有言持敬者觀此二

字可見其不明道矣吾與足下言者必因足下之及此而
後言其肯只欲足下知古人事實而不累於無根之說足
下謂得此說而思之足下以此為說其不明吾言甚矣宜
其不能記憶附以己意而失其本真也又如脫灑二字亦
不正足下何不言吾之見邪不如古人之見正吾之說虛
不如古人之說實如此自訟則有省發之理若只管從脫
灑等處思之終不能得其正此理甚明具在人心足下不
幸受蔽於謬妄之習今日乃費人許多氣力此事若不明
白不應安安而居遲遲而來病倦不能囊括文辭使之簡
約信乎直書大槩幸三復而頓棄其舊則當知聖賢之言

真不我欺也。

與胡季隨

辛丑之春在南康見所與晦庵書深服邁往丙午之夏吾山解舍相從越月以識面為喜以款為幸然區區之懷終不能孚集達於左右每用自愧大學言明明德之序先於致知孟子言誠身之道在於明善今善之未明知之未至而循誦習傳陰儲密積厯身以從事喻諸登山而陷谷愈入而愈深適越而北轉愈驚而愈遠不知開端發足大指之非而日與澤虞燕費課遠近計枉直於其間是必沒身於大澤窮老於幽都而已來書所舉某與元晦論太極書

辭皆至理誠言左右能撤私去蔽當無疑於此矣不然今之為欣厭者皆其私也豈可遽撰以為驗稽以為決哉

二

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餘子未嘗學問妄肆指議此無足多恠同志之士猶或未能盡察此良可慨歎足下獨謂使荆公復生亦將無以自解精識如此吾道之幸傳項黃三士人品固自不同其為學亦不相似若望其致知明善雖子荆亦不能無離索之患元吉今在此雖稍若知過要未特達學者之難得所從來久矣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耳人心不能無

蒙蔽蒙蔽之未撤則日以陷溺諸子百家往往以聖賢自
期仁義道德自命然其所以卒畔於皇極而不能自拔者
蓋蒙蔽而不自覺陷溺而不自知耳顏子之賢夫子所屢
歎氣質之美固絕人遠甚子貢非能知顏子者然亦自知
非儔偶論語所載顏淵喟然之歎當在問仁之前為邦之
問當在問仁之後請事斯語之時乃其知之始至善之始
明時也以顏子之賢雖其知之未至善之未明亦必不至
有聲色貨利之累忿狠縱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乃有克
己復禮之說所謂己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
為己私也己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至聖

賢之地者皆其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衆人者為其不安
乎此極鑽仰之力而不能自己故卒能踐克己復禮之言
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也若子貢之明達固居游夏之右
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識絕凡民遠矣從夫子遊如彼其
久尊信夫子之道如彼其至夫子既歿其傳乃不在子貢
顧在曾子私見之錮人難於自知如此曾子得之以魯子
貢失之以達天德已見消長之驗莫著於此矣學問之初
切磋之次必有自疑之飛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
人物格知至之功也已實未能自克而不以自疑方馮之
以決是非定可否縱其標末如子貢之屢中適重夫子之

憂耳。况又未能也。物則所在。非違天德。未易輕言也。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宰我。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三子之智。蓋其英爽足。以有所精別。異乎陳子禽。叔孫武叔之流耳。若責之以大智。望之以真知。聖人。非其任也。顏子請事斯語之後。真知聖人矣。曾子雖未及。顏子若其真知聖人。則與顏子同學。未知止。則其知必不能至。知之未至。聖賢地位。未易輕言也。何時合併。以究此理。

與趙監

垂諭新正。尤慰勤企。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避。在天曰陰陽。在地曰柔剛。在人曰仁義。故仁義者。人之本心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愚不肖者。不及焉。則蔽於物欲。而失其本心。賢者智者。過之。則蔽於意見。而失其本心。故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徇物欲者。既馳而不知止。徇意見者。又馳而不知止。故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道豈遠而事豈難。意見不實。自作艱難耳。深知其非。則蔽解感去。而得所止矣。道本自若。豈如以手取物。必有得於外。然後為得哉。鄧承

於此深知端緒幸與進而圖之。

二

社倉事自元晦建請幾年于此矣。有司不復掛之牆壁。遠方至無知者。某在勅局時。因編寬恤詔。令得見此文。與同官咨歎者累日。遂編入廣賑恤門。今乃得執事發明之。此梭山兄所以樂就下風也。其間瑣細。敢不自竭。需公移之。至續得布粟。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向嘗以智愚賢不肖。過不及之說。布復想洞然無疑於此矣。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康衢之歌。堯亦不過如此。論語之稱舜禹曰。魏魏乎有天下而不與焉。人能知與焉之過。無識知之病。則

此心炯然。此理坦然。物各付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不然。則作好作惡之私。偏黨反側之患。雖賢者智者有所未免。中固未易執。和固未易致也。深欲一至函丈。而冗擾未能。輒此薦其區區尊意。以為如何。幸有以教之。

與鄧文範

昨晚得倉臺書。謂別後稍棄舊而圖新。了然未有所得。殆似寬心了不可得者。此乃欲有所得之心邪。初信欲歸。此意極佳。但能不忘此意。更使深厚。則雖不歸猶歸也。古人學如不及。尊德樂道。親師求友之心。不啻飢渴。豈虛也哉。

是必務實之士。真知不足者，然後能如此也。此與自任私智好勝爭強，竊近似以為外飾者。天淵不侔，燕越異鄉，察之不可不精，辨之不可不明。於此不精明，便是不識路頭，終汨沒於形似而無所至止。綿蠻黃鳥，止于丘隅，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學不知止而謂其能慮，能得，吾不信也。人不自知其為私意私說，而反致疑於知學之士者，亦其執然也。人誠知止，即有定論，靜安慮得，乃必然之勢，非可強致之也。此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之者之所由辨，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之所由分，而曾子

子夏之勇，孟子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特而馳者也。書曰：欽厥止，不知所止，豈能欽厥止哉？又曰：安汝止，不欽厥止，豈能安汝止哉？汝初信問讀易之法，誠知所止，則其於往訓如歸吾家而入吾門矣。聞私試一中，亦為之喜，試中試不中，有校定無校定，本不足深計，所以喜者，得失之心未去，未釋然耳。此心猶未釋然，則所謂棄舊者，特棄其未去，其本也。宜其謂之稍棄，此乃害心之本，非本心也。是所以蔽其本心者已。愚不肖者之蔽在於物欲，賢者智者之蔽在於意見，高下污潔雖不同，其為蔽理溺心而不得其正則一也。然蔽溺在污下者，往往易解，而患其安焉而不求。

解自暴自棄者是也。蔽溺在高潔者，大抵自是而難解。諸子百家是也。今倉臺雖未免有高潔之蔽，然不自是，當不難解矣。復書已啟其端，幸即求見而究其說，萬一尚且遲回，春曉當為一行也。

道喪之久，異端邪說充塞天下，自非上知誰能不惑人之難得，亦其理然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當其扞格支離，只得精求方畧，庶幾或悟耳。

與姪孫濬

夏末得汝陳官人到後信，胸襟頓別，辭理明暢，甚為喜慰。

乃知汝質性本不昏滯，獨以不親講益，故為俗見俗說牽制埋沒耳。其後二三信，雖是倉卒，終覺不如初信，豈非困於獨學，無朋友之助而然得失之心未去，則不得得失之心去，則得之時文之說未破，則不得時文之說破，則得之不惟可使汝日進於學而無魔祟，因是亦可以解流俗之深感也。山間近來結廬者甚衆，吾祠祿既滿，無以為糧，諸生始聚糧相迎，今方丈前又成一閣，部勒羣山氣象，益偉第諸生中有力者寡，為此亦良不易，未能多供人耳。今夏更去迭來，常不下百人，若一時俱來，亦未有著處，貴溪寧其有政聲，邑人以為久無此人，其致禮於山間甚厚，屢欲

躬至問道而未果。夏末有復其一書錄往汝觀之。非虛辭也。道之將墜。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然聖賢豈以其時之如此。而廢其業。曠其志哉。慟哭於顏淵之亡。喟歎於曾點之志。此豈枯於菴然之形體者所能知哉。孔氏之轍環於天下。長沮桀溺。楚狂接輿。負耜植杖之流。刺譏玩。優見於論語者如此耳。如當時之俗。揆之理勢。則其陵藉。侵侮。豈遽止是哉。宋衛陳蔡之間。伐木絕糧之事。則又幾危其身。然其行道之心。豈以此等而為之衰止。文不在茲。期月而可。此夫子之志也。春秋之作。殆不得已焉耳。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此又孟子之志也。故曰。當今天

下舍我其誰乎。至所以祛尹士充虞之惑者。其自述至詳。且明由孟子而來。千有五百餘年之間。以儒名者其衆。而荀揚王韓獨著專場。蓋代天下歸之。非止朋遊黨與之私也。昔曰傳堯舜之道。續孔孟之統。則不容以形似假借。天下萬世之公。亦終不可厚誣也。至於近時伊洛諸賢。研道益深。講道益詳。志向之專。踐行之篤。乃漢唐所無。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謂盛矣。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未見其如曾子之信其皜皜。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未見其如子思之能澗澗。浩浩正人心。息邪說。詎詖行。放淫辭。未見其如孟子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也。故道之不明。天下

未有美材厚德而不能以自成自達困於聞見之支離窮
年卒歲而無所至止若其氣質之不美志念之不正而假
竊傳會蠹食蛆長於經傳文字之間者何可勝道方今熟
爛敗壞如齊威秦皇之尸誠有大學之志者敢不少自強
乎於此有志於此有勇於此有立然後能克己復禮遜志
時敏真地中有山謙也不然則凡為謙遜者亦徒為假竊
緣飾而其實崇私務勝而已比有一輩沈吟堅忍以師心
婉變夸毗以媚世朝四暮三以悅衆狙尤可惡也不為此
等所眩則自求多福何遠之有道非難知亦非難行患人
無志耳及其有志又患無真實師友反相眩惑則為可惜

耳凡今所以為汝言者為此耳蔽解惑去此心此理我固
有之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昔之聖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者耳故曰周公豈欺我哉

與李省幹

某試吏于此頗益自信此學之不可須臾離也有朋自遠
方來乃所大願承有意相與切磋乎此故延跂俟之平甫
舊相從恨其端緒未明未知所以用力今此又交一臂而
去每為平甫不滿此學之不明千有五百餘年矣異端充
塞聖經榛蕪質美志篤者尤為可惜何時共講以快此懷
未相見間儻有所疑以片紙寓諸郵筒可也

古先聖賢無不由學伏羲尚矣猶以天地萬物為師俯仰
遠近觀取備矣於是始作八卦夫子生於晚周麟遊鳳翥
出類拔萃謂天縱之將聖非溢辭也然而自謂我非生而
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中庸稱之亦曰祖述堯舜憲
章文武堯舜相繼以臨天下而臯陶矢謨其間曰朕言惠
可底行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未及下車
訪于箕子俾陳洪範高宗曰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
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
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人生而不知學

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
以至于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為笑韓退之柳子厚猶
為之屢歎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
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
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
也學於夫子者多矣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固無可疵
外此則有南宮适宓子賤漆雕開近於四子三人之外最
後出如高子羔曾子雖有愚魯之號其實皆夫子所喜於
二人中尤屬意於子羔不幸前夫子而死不見其所成就
卒之傳夫子之道者乃在曾子伯魚死子思乃夫子嫡孫

夫子之門人。光耀於當世者甚多。而子思獨師事曾子。則
平日夫子爲子思擇師者可知矣。宰我子貢有若其才智
最高。子夏子游子張又下一等。然游夏已擅文學之場。而
堂堂乎子張子游。猶以爲難能。其言論足以動人。光華足
以耀俗。誠非以愚魯得號者所可以擬。至其傳道授業。不
繆於聖人。宰我子貢有若。猶不在此位。况游夏乎。故曰。曾
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乃得其傳者。外此則不可以
言道。居今之時。而尚友方冊。取友當世。亦已難矣。足下求
友之意切矣。顧不知迂拙之人。果足以副足下所期否乎。
鄙文數篇錄往。幸熟復而審思之。毋徒徇其名而不察其

實。乃所願望。未相見間。或有未當於足下之意者。願索言
之。亦惟其是而已矣。愚見所到。固當傾倒。正不必以世俗
相期也。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